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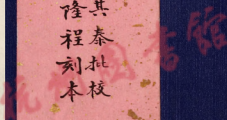
紅

樓

夢

陳其泰批校
乾隆程刻本

第卅六冊



◎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話說邢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道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借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個事體。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却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喫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的，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

紅樓夢

第一百十八回

任奴印

末路不
可不快
此一社
尚不克
非淺況
有

探人何
知

了快

執迷不醒

以無夫自
道而

愿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執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愿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着他的舊病，豈知寶玉嘆道：「真難得襲人心裡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他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愿意他自然就說出來了。」紫鵲道：「姑娘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

以此方不克
于動心處至
玉情

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以可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只他不是這裡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着姑娘伏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尚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裡。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眾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不該說的。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裡。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裡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

紅樓夢

第五回

二

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么個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了的。四妹妹也是一定的主意了。若是真呢。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呢。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說話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等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慳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過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着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獨卧青燈古佛傍。

何人

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個人入了魔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嘆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的地方。」王夫人問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着你們去罷，但只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着，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便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幸虧秋紋扶着寶玉，也不啼哭也。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送蕭何若
扭過他的
王言強合
金玉姻緣
即
办了二字
又應首回

此言及乃

不相勸，只不言語。賈蘭、賈環聽到那裡，各自走開。李執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見同妹妹修行，他求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獨有紫鶻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鶻聽了磕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鶻又給寶玉寶釵磕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說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

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白散去。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後來指配了人家，紫鵲終身伏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着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枉道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開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心。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裡又是煩躁，想利盤費，弄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來應付需用。過了幾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筒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大怒，卽命

私樓夢

第五回

四

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奈，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央來人帶出，帮着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撈下就走。賴尚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問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于是賴家托了賈善、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善，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貴蓄的假話，心裡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輪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借貸。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是趙姨娘有些積蓄，早被他弄光。

了信
其休

愛巧姐之
李似出情
理之外差
作在徐志
照鳳為人
滑直巧似
那耳

不至心配如
何待那夫
人銀器不
去於此

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恣着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又大，放着弄銀錢的事，又不教辦，倒和我沒有錢的人商量。」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偕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裏有有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一個偏坊，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外藩花了錢買人，還想能那偕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爭」。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着我嗎？」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

紅樓夢

第五回

五

拍手道：「這倒是一宗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邢大舅再一說，太太們問起來，你們打聽兒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裡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邢王，是極有體面的，若應了這門親事，雖說不是正配，管保一過了門，姐夫的官早復了，這裡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的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

結之愛底
此職者在
仍玉外藩
不知底細
竟來相者
殊無情理
下回云外藩
相者小可
尚食孩兒
此宴宜改
一二堂好
冒充民女
一庵布置
函貼方法
附

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那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着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看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那夫人，並囑了王夫人。那李紈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歡喜。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艷粧麗服。那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閑話。那來人本不知是個誥命，也不敢怠慢。那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叫他去看。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着來。只見紅樓夢 第五回 六

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湊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着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却也猜着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爺不在家，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一些了頭婆子，都是平兒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着去告訴了李紈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

陸信卿
呻吟

陸信卿
呻吟

好便和那夫人說知，怎奈那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現在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他親舅爺爺和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着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閑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玉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來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道：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哥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好纔好。那姑娘是我們紅樓夢

第八回

七

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那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狼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裡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見可不是我的心壞。正說着，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那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那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姐兒終身全仗着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碍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癲，嚷出來。

何以至此
道言
沈沈接看
殊欠人情

此字係在信

以李綺配甄
實已殊難
謂何不當湖
云云今
占數隻
是佳偶
早空親及生
閑守家等
李綺李綺
原英等是
去自堅愛
大可改換
尚目另作

也並不言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一陣心痛。叫丫頭扶着。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的。自己却也煩悶。聽見說李嬌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問來我母親就過來。求而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着一面把書子呈上。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聽見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

亂樓夢 第八回

八

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着道。

近因避沿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逃。逃前行。聞探姐隨翁孀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連姪手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兒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尚需日。待我身體平善。不必掛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手書。卷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遞交給你母親。親罷。正說著。李紈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嬌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

寶玉自是
南華一派

人奴
那腐此書

三鏡
南華

了一會子，李執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拿書給他母親瞧。李執看了道：「三姑娘出了門，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了頭，要出來了，心裡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執因向曹兩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的什麼？」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嬌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禪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援了例監了。」李嬌娘點頭。賈蘭一面拿著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却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拿着秋水一篇，在那裡細

紅樓夢 第五回

玩。寶釵從裡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裡着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受。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坐在寶玉傍邊，怔怔的瞅着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却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本書擱在傍邊，微微的笑着，道：「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

寶釵所言
誠是正論
但寶釵志
在問世實
玉志在此
世世天法
本異則世
趣向自不
能合也

仰頭大笑
點頭嘆氣
低頭不語
佯作志趣
不向尋常
說起亦不
不愛作不
不說水陸
款款去

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
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
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并不是遁世離羣
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
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
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
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
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况
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夷齊原是生在殷商末世有許多難
處之事所以纔有托而逃當此聖世僭們世受國恩祖父錫衣

紅樓夢 第五回

十

玉食况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
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寶玉聽了也不答言
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
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
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嘆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
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還不
離其宗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
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
着二爺不知陪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
該體諒體諒况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

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至于神仙那一層，更是謊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响，隔着牕戶問道：「一叔在屋裡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賈蘭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了爺爺

紅樓夢

第五回

十一

後頭寫着叫他們好生念書呢。叔叔這成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誣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着叔叔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著。」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裡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釵尚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裡想道：「阿

以此必醒
恍若乃相
塗

殊覺無

彼何知。

慧人乃法
寶釵遂入
元中。

一現濁物。
去送覺悟。
寶玉亦曰。
不決然舍
去。

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裨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湖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似愿意。一時賈蘭出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拿着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泰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為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撇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干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內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

寶釵也沒狠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却當真靜靜的用起来。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着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徹。只一路講究。就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例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愿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裡。見房裡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

不但心地濁
味而且作
都係寫實
叙自結語
日與寶玉相
處而無毫
不知寶玉
可嘆也

係喜妬忌
水月可耐

悔悟過來固然狠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又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鵲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聽見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筆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伏侍就罷了。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寶釵道：「我也慮的是這個。你說的倒

紅樓夢

第 五 回

三

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着小丫頭伏侍。那寶玉却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着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見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克什。寶玉站起来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攔在那裡罷？」鶯兒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裡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

一頭是星
微笑。金
玉性純三
趣自同。

最不堪在
驚。免也。恰
亦有此一番
挑逗。但叙
緊向之。又
原吃場矣。

作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驚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時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着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寶玉聽到這裡。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歛神定息。微微的說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瞧驚兒把臉飛紅了。勉強笑道：「我們不過當了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殼一輩子是了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驚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

紅樓夢

第八回

四

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着要走。只見寶玉笑着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寶釵。純乎人者也。寶玉。純乎天者也。

人則可移。天不可變。今寶釵乃欲以
勸勉。異寶玉之悔悟。彼豈知玉性之
有玉海枯石爛而不變者。其昔歷內主土
而孔子稱與魯豎。知重勉風俗。與兵農耕
業。不容強合也。然而知天者鮮矣。

紅樓夢第一百十八回終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紅樓夢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知世有異而不
能相印心
心豈亦天分
不同之故耶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着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儂了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你跟着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在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着他熬了一場鶯兒聽着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
紅樓夢 第 119 回

章便可以高中的了。祇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却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侄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向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着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日，好好的攔起預備着。一面過來同李執回，了王夫人，揀家裡老成的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撞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咐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

不才去也
場年何必
磕頭二儀必
流俗於此則
最爲人所羞
不出家云此
去不修亦見
一班都是缺
根人心

手揮目送
不是喜指
老老白白
言引王夫
人於家玉
不見三後也
及此後耳

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會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跟前，也是丫頭媳婦們圍着，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恹恹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着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着，不免傷起心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磕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一世，我也無可答報。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避過去了。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哭着拉他。那寶玉只啻跪著，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是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李執見王夫人和他也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麼這樣傷心？况且寶兄弟近來狼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伴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着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却轉過身來，給李執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

此止於此
寶釵

寶釵竟不
日再見夫

妙

性烈言一
大白寶釵
用盡極極
以金金玉
像果何益

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純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裡。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接續祖基，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罷。他的後事完了，李純見天氣不早了，也不肯儘着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說的不好，便是王夫人李純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却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眾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着是怎麼樣，又不敢笑他。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眾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裡，只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罷。」他們兩個橫豎是再見的。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祇說他從來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眾人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喜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而去。正是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走來名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裡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作主的你璉二哥哥糊塗放着親奶奶倒托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脩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女婿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

紅樓夢 第五回

四

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愿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來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愿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拍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熱鬧起來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愿意也是禮上應該的賈環道既這麼着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裡頭都是女人你叫着

母表未逾
如年即可
出嫁矣
刑
夫人不意
神至此

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聽說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着和賈芸說了。邀着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兒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那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裡。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巧姐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太太的話不能違。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着。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太太太做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裡說得過呢。我到底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

紅樓夢

第五回

五

不可冒失的。那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收拾走了。說着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着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發不着。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那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賒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裡。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着急。我為你吃了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只好應着緩下去。即刻差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太太

此方是劉
老、心停

當必去見
在此穴行
時回至六倫

巧胆一語文
空、法亦派
寫巧姐一
的恩姐作
五三報一
力平受得
寵、由、而、言
外見、愛、高
方氣、竟、年
一人、秋、生
豈、持、正、反

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太太已
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
三爺便氣得話也說不出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我買環。找了
半天。人回。今早同薈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兒。眾
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都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
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正鬧着。一個婆子進來。回說
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偕們家遭了這
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
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
那婆子便帶了劉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見眾人的
紅樓夢 第五回 六

眼圈兒通紅。也摸不着頭腦。遲了一會子問道。怎麼了。太太姑
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發大哭
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
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也唬怔了。等了半天。忽然
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法兒。
兒多着呢。這有什麼難的。平兒赶忙問道。老老。你有什么法兒。
快說罷。劉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
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
的人。走到那裡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
屯裡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

車托一御
村老龜上
危道七仁
桂夢曲美
大陰徑瘦
報大深根
穿好火心
是性地的
政骨向未
寒愛少我
我直甜此
人生前積
積陰忠日
德之存

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裡，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太太住在前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人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偈們說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嗎？」你坐著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請，避了傍人，告訴了王夫人。入情想了半天，不要當平兒道：「只好這樣為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裝不知道，回來倒問太太：「我們那裡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諷嘆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啊。」平兒道：「要快走纔中用呢。若是他們定了回來，就有饑荒了。」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們快辦去罷。有我呢。」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見把邢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囑咐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太太吩咐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急急的去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去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離開，只有一兩個人看著，餘外雖有幾個家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

有此處
中說方合
情事

且那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家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那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裡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心裡還是惦记着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狠。如今得快快的見叫哥哥見止住。那裡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着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裝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搵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

紅樓夢

卷五

八

冒元氏
四子首官
伏筆

人家。衆人不取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這是有干例禁的。幾乎悞了大事。况我朝觀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說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拿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誰敢這樣大胆。這一嚷。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躁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着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跺足道。了不得了。不得。不知誰露了風了。還托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

說來為不入
法。仍不寫
作實三等
回來實據
方伸詞回
實邢夫人
亦向句巧
粗不見更
笑者主

外藩回實
一席上宜
而邢夫人
補也

樣處呢。這都是你們眾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裡頭亂嚷。叫著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蹭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快快的給我。我還屍首來完事。兩個人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為的是那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愿意。纔叫孫子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裡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

紅樓夢 第五回

九

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賬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賬的說著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着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門上人來。罵著問巧姐兒和平兒知道那裡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在大太太也不用問。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發大家都發。自從璉二爺出了門外頭開的還得了。我們的月錢米是不給了。賭錢渴酒鬧小且。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這不是爺嗎。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

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踪跡裡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關的晝夜不寧看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紈實做着力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道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

躺倒床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着下死的叫醒轉來哭着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只有哭着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兒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裡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裡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蕙等不等

寶釵歎曰

不問白也

能亦武情春

豈不大陸守

年破劫仙必

日李悲空癡

想貧玉屏

來

此句是問也

伏筆玉文字之

文心之巧在

微不至口何

以知之貧玉

向日固云你

死拜便似如

為今說人未

蒙死也豈得

得已應了

這句法執

采二事揮

搖也

吩咐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

場的酒飯。賈蘭也都忘了辛苦，還要自己找去。倒是王夫人攔

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丟了，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

去罷。」賈蘭那神肯走。尤氏等苦勸不止，眾人中只有惜春心裡

却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

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情眷聽了，便不言語。襲

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着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

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時

愜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

用說了，若愜急了，他便賭誓說做和尚。誰知今日却應了這句

話了。不言襲人苦想，却說那天已是四更，並沒個兒，李執怕

王夫人苦壞了，極力勸著回房。眾人都跟着伺候，只有邢夫人

回去。賈環躲着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

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寔在沒有影兒。于

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

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

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裡的，說我們家的三

姑奶奶明日到了京。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

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眾人遠遠接着，

紅樓夢 第五回

二

家中多少不
順的事一白
中也括去太
本去世結好
振病話及抄
家寺幸傑索
免太荒簡略
矣

六塵不染
故在第七

衆人一言
正是寶釵
之類也

稿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
春道姑打扮心裡很不舒服又聽見寶玉迷走失家中多少
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
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至次日三姑爺
也來了知有這樣事留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了頭老婆也
與衆姐妹們相聚各訴別後情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
晷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人進來
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了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了頭了
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着了便
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裡找着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
第七名舉人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
探春便問第七名中的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着外頭
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赶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
中了一百三十名李執心下自然喜歡但因不見訂寶玉不敢
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
一回來偕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
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不
過再過兩天必然找着的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
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裏
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麼見得焙

紅樓夢

第七回

七

按：本法
若之類

豈辭是極

其實是有
了這塊玉
便有了那
個全的不
如也

於孝例
為主合此
則便在前
是榜之前

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如今二爺走到那裡，那裡就知道的，誰敢不送來。裡頭的眾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错的。惜春道：這樣大人了，那裡有走失的？只怕他勘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著他了。這句話又招的王夫人等都大哭起來。李執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很。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

紅樓夢 第五回

三

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裡忍得住，心裡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看着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侄兒中了，又為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番番去兩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在荆棘之中。次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嘆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又是金陵賈蘭。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

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菜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中了秀才那日他母親看見巧姐心裡羨慕自想我是庄家人家那裡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只顧呆想劉老老早看出他的心事來便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庄家人劉老老道說著瞧罷于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記着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板兒便在隣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

紅樓夢

第五回

卷五

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官不知走到那裡去了板兒心裡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老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著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喜歡歡的進去板兒料是賈璉也不再打聽赶忙回去告訴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給巧姐兒道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是虧了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着這好時候兒了巧姐更自喜歡正說着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狠叫我

恨不在叙情
不能不詳的
愛教之病

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出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着恨不能留下劉老老見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徑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一場漸漸的好起來賈璉接着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眷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叙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

紅樓夢

第幾回

六

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屯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吵鬧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一起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想乘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著問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蓄大爺去二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賬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跪下磕了個頭同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周全環兒弟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

見母心悅
猶如可也
不同以愛
病已痊愈矣

西他上面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往來，也使得的。王夫人道：「王仁這下流種子，爲什麼也是這樣壞？」賈理道：「太太不用說了，我自有道理。」正說着，彩雲等問道：「姐兒進來了？」於是巧姐兒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那樣逃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理忙過來道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理見了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裡十分感激，眼中不覺流淚，自此益發敬重平兒。打箒等賈赦出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只說那夫人正恐賈理不見了巧姐兒，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理在王夫人那裡，心下更

紅樓夢

第五回

七

是着急，便叫了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兒同着劉老老在那裡。說語兒呢，那夫人纔如夢初覺，知是他們弄鬼，還抱怨王夫人調唆的我母子不和到底。不知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着，只見巧姐同着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着進來。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裡知道外頭的鬼。那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裡也服。於是邢王二夫人彼此倒心下相安了。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各自捉各自的苦慮。又說到皇上隆恩，僭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來寶二爺必出來的。正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慌慌張張的跑來。

說道製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實玉為人清如水不羣為世所驚以彼之才取科第必捨芥耳其於舉業者不屑為一為之則未有不登峰造極者但以此直身用世不圖功名利祿之事憂無大人天民身分在內故決意進之也彼登玉居世得成進理二人同心六必有意此而進之友况登玉已死更無留無聊僅中一舉殊不稱其為人或此中細舉及家人競逐實銀上喜勸親色

紅樓夢 第五回

大

實玉金盞煖酒與實銀更同冰炭取春連捷日上第天子游賞台見舉家絮單趁鬧立些跳上紅塵石豈踪跡在文字則愈有精神在實玉則更覺寂寞不為未立札出任則於實玉身事無傷且與八十二回登玉所云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之言相映照也實玉卿舍文章必以清微遠方合登玉前言實玉純是清奇之性若登玉則清而不

吾於其八十二回論時文及每二談論家事時見之其人雅惡世俗庸鄙之事而未嘗不近情着理特有定識空力自不沾染惡趣耳。仍与寶玉待遂心願。其知其能使寶玉葆其性真而致其知能。不妨为眼視悅親之事而不失为厥仙厥佛之人。又何事絕人逃世以傷父母之心也。故至巧至玉天姿學尚太在寶玉之上。此絳珠所以為仙草。而神瑛畢竟是頑石也。

此回敘事雖簡淨而未免草率。有必

紅樓夢

應祥敘問答

次標春回來与各人相見必該有許多說話

細述情事

次標春

母牛西之庄及雲執在老站病金等事

之蒙

只用敘筆帶過未免与向

日敘之文不甚相称也

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四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看。巧姐兒同平兒也隨着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因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兒？」寶釵道：「大夫兒晚上哭傷了心，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他，所以致此。說着，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開了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裡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裡拿着一本冊子，揭着看，還說道：『你不是我的人。』日後自然有人家兒的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已細細的想寶玉，必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揉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着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

紅樓夢

第百二十四回

寶玉之夢
已經醒人
之夢方醒

二奶之實
在不醒處
得不醒處

竟忘我也
跟了四水眼
去之言印

結成玉可
得全受令
昇

此空魚現
去任將、匙
斗篷大布

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圓明就算了你的屋裡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萬分難處想到剛纔的夢說我是別的人那倒不如死了干净豈知吃藥已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躺着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嘆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狼費張羅不能不帮着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買葬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自送黛玉的靈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裡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

紅樓夢

第卅回

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赶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着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遊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靜去處賈政打發衆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卽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上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抬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裡面一個人光着頭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領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尚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一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

了徹。

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裡來？」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舡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道：「緣已畢，還不快走。」說着，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疾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裡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逝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着，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爲老爺

紅樓夢

第卅回

三

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衆家人回舡，見賈政不在舡中，問了舡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裡尋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嘆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况聽得歌聲大有元妙。寶玉生下時，啣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是不祥之兆，爲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承

寶玉空評
是固不刊
以功名富
貴中人亦
之也

任薛蟠法
先叙生滅等
擬係再辦
罪方合

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
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裡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
造化高僧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
老太太十九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裡掉下淚來衆人道
賢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
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裡的精靈
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畧一經心無有
不能的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着又嘆了幾聲衆人
便拿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
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卽着家人回去
紅樓夢 第卅回 四

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
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
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
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
自殺犯刑薛姨媽見他這樣便握他的嘴說只要自己拿定主
意必定還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是香菱跟
你受了多少苦處你媳婦兒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
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
裡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賈釵等也說狠該這樣倒把香菱急
得臉脹通紅說是伏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

寶釵至此
孤泣痛哭
六傷悔
奪金王
甚與語矣

奶奶來無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謝賈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眾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着恰好那日賈政的家八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眾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借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借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裡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几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思想心裡便開豁了王夫人

紅樓夢 第五回

哭着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嘆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着腸子都撻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為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作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一己一定的借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嗎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

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成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裡的苦也等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為

別的

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姐姐是知道的，並不是刻薄輕挑的人。姐姐倒不必耽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便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他所以纔有這個事。想人生在世，真有個定數的。看着寶釵雖是痛哭，他那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却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不想寶玉這樣一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了，頭呢，沒有什麼難處。大的配了出去，小的伏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人冬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住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却是極明

法寶釵。

紅樓夢

第卅四回

自入人空

自作之孽
何乃怨天尤人。

理。思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他母親了。薛姨媽心裡反倒安慰，便到王夫人那裡，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說着，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捉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着寶哥兒，但是正配呢。應守的屋裡人愿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個屋裡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纔剛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愿意，又要尋死覓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

私入果有
恣愛政何
依的夫不
紫錦步是
為之回護而
歎蓋深刺也

此等事
以必不辦也

微詞

微詞

賈政賈珍回
米亦未免
待大是

結家務
李即足信
賈政王夫

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了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姐姐叫他木家的人。求狠狠的吩咐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的陪送他些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姐姐會子。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裡。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裡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長的像個人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狠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几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

紅樓夢 第五回

七

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利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裡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眾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侄相見。大家歷叙別來的景况。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隔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

人。

信象了頭。

結實玉可
節矣
信完在念

信愛珍

信情香

信巧理

信雲叔

信劉老

裡頭全歸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了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眾朝臣說是代奏請旨。于是聖恩浩蕩。即命陛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賈政又叩頭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着。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眾人喜歡。賈珍便問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

紅樓夢

第卅回

八

攏翠菴園在園內給四妹妹養靜。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為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穀上進。朝裡那些官。難道都是城裡的人麼。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况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為主。賈政道。提起村居養靜。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着了頭。問道。花自芳的女人。

微詞
原知匹夫不
可奪志
不願違命
志之易奪
甚矣

孩字係是
字法不冰
之詞
生於實府
反身死
可不必再
微懼
矣

何故
何至實了
哥
回護後

進來請安三夫人問凡句語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始爺年紀略大几歲並沒有娶過的况且人物兒長的是白裡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几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講告訴了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的心裡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出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着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寔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喉難鳴又被薛姨媽寶釵等苦勸出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裡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裡

紅樓夢 第二十四回

九

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眾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着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事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裡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為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潑辣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裡另想到那裡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欲要死在

此方死
本已
疑天

前吳處橋
亦說此則
何說耶

反被夢人

即向之所

下法假

帳人之念

何若于尼

情愛何以上存又
副冊

其之甚

寂寞心仍

以孤愛徒能
大事化

這裡又恐害了人家。辜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俯

就的。那姑爺却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

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祇知是賈

母的侍兒。恁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着寶玉待他的舊

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綠

的汗巾拿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道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

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為歎息。敬服不

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看官聽說

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

字。也不是一槩推委得的。此襲人所以在此。又副冊也。正是前人

紅樓夢 第卅四回

千古艱難惟一死 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

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還籍為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

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意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

從那渡頭草棚裡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也。連忙

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

先生。何前次相逢。覲而不認。後知火燒草亭。鄙下深為惶恐。今

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務。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老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

一草枕持
寶玉

應第一回

物濟功深
月裏月低
失玉反足
招合可知
金玉水配

一草枕持

敢贈片言不意老人相棄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裡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携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了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茶上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口叙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

紅樓夢

第卅回

十一

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即寶玉也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從此風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乃天奇地靈煅煉之寶非凡間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却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情迷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即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

玉依也
合方是全
却收未注

似青亦青

若生也
死心結
言命也
星可快

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聽着却不明白。知是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既得聞命。但做族閨秀。如是之多。何元妃以下。筭來結局。俱屬平常呢。士隱歎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族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鶯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和如。大是文人口孽。但凡情思纏綿。那結局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裡。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仙翁。那榮寧兩府。尚可如前否。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海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着蘭字。適問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貴子。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皇騰達的麼。士隱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飧。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使道。老先生草庵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何有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遣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着。拂袖而起。雨村心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美差記

收完完容

合人
作人
自命

用說生
小回
後身

如

洞依不小

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這士隱
自去渡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册剛過牌
坊見那一個一道纏綿而來士隱接着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
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尚未全結倒是
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叙明審
枉他下世一團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
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煉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
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 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
在那裡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
偈文後又歷叙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便點頭歎道我從前
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聞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
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段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
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
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托他
得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
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
便又抄了乃袖至那繁華昌盛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
業之人即係餽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

紅樓夢 第一回

十三

說得空而
物許。

出此者
人。

大夢已覺
更去者說
此心作
像撰法
狗尾

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着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
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空空道人
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起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
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尚無舛錯我祇怕與你
一個人托他傳去便可歸結這段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
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
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托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
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着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
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裡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
道人便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

紅樓夢
曹雪芹

果然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
替他傳述那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原來肚裡果然空空既
是假語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背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
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同消寂寞又何必大人先生品題傳
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那空空道
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着口中說道原
來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
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
偈語為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步云

說到辛酸處
荒唐愈可悲

失沛。

由來同一夢。休築世人痴。

起結兩回。筆法超脫。矣乃空前

絕後之文。

作在自謂假洛村言。讀者切弗

刻舟亦劍。脾柱鼓瑟。若又尋

根究底。作癡人說夢。則清尚

之茫。大士。真。人。

桐花鳳園主人手評一篇

紅樓夢

第肆頁



杭州鳳園

余評此書。親友借閱。或無意。日錄
轉傳。觀失去一套。適未不詳。因憶
昔年朱君秋尹。曾以錄一本。呈將
俗本。與余珍版。不日交校。正之。秋尹
已作古人。其弟字山。出以相示。因屬友
照錄。茅八十一。云一百凡二十回。仍子錄
所評於上。以補其闕。惟聚珍版。本今已
無從購致。嘗見朱魯臣別齋。有一部。是
初印精本。滕於余之所藏。為向別者。
詰嗣。衡軒借鈔。此二十回。衡軒館。以

紅樓夢

遠字未歸。為遮見付異。

一過。以存初寫黃卷耳。

初花

紅樓夢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